

老楼年味儿

□杨逸



年还没到，年味儿已经渐渐包围上来。到了除夕那天，我家住的老红楼，每一道红砖缝儿都四溢着满是烟火气的年味儿。

那时读小学，对老年俗、老规矩满心好奇却似懂非懂。除夕清早换上新衣，编一条平日上学没时间一股一股编织的八股麻花辫儿，便开始期盼中午才陆续炸响的鞭炮声。那是年的序曲，在少年的耳朵里，红红火火喜气冲天，不亚于秧歌队经过时那番敲锣打鼓。

那时的认知里，年是从除夕年夜饭开始的。饭桌上满是平日渴望不可得的肉食，也有平日想念却难得一见的人儿。小时候最爱吃母亲做的干扁兔肉，一年到头只有除夕能吃到。姐姐们笑容明媚，她们留在我记忆里的丽质天成曾让我对长大暗自憧憬。远方的堂妹终于能坐在我身边，我把和她的相聚归功于除夕——尽管上午接她回来，老红楼特有的一抹年味儿曾经扯住了我脚。

是路过隔壁彭奶奶家窗户时，“砰”的一声巨响。那是满满一大罐荤油滑落在地的声音。确切说，是一大罐荤油被高高举起又狠狠摔落的“壮烈之歌”。那声音很是特别，又脆又闷，又破碎又喜气。

那是彭奶奶买了整整一年五花肉，仔仔细细片了一年肥膘，而后洗锅、烧锅，慢火熬了不知多少次才攒下的一大坛荤油。白净细腻，拌上新出锅的白米饭，再淋上点儿酱油，不知能给多少小孩解馋呢？偏偏就那样砸了。而后原地响起彭奶奶女儿——来喜姑的豪言壮语：我就不动荤，就砸掉。

这娘俩儿岁数相差蛮悬殊的，一位年逾古稀，一位已过而立。来喜姑是老妈，哥哥早已成家了。她没成家其实也不能怪她，对象相一个黄一个，人家没看上怎能怪她呢？可彭奶奶不这么看。她一个劲儿说，来喜你没正事，来喜你不结婚。说得好像结婚全由来喜姑说了算。

于是娘俩儿动不动吵上一架。但过年那架不一样。她们住我家隔壁，除夕上午那不是吵架，是打仗。那一仗总是伴着“砰”一声巨响，我家那面墙连同地板都要跟着摇一摇、晃一晃。

怪彭奶奶也沉不住气，预备除夕夜里让来喜姑搬的荤油坛子，上午准备着年夜饭，一高兴就给露了马脚。除夕搬荤油坛子寓意“动婚”，是件吉利事儿。来喜姑原本扎着围裙洗菜、扒蒜、预备崭新的碗筷杯碟，一看又来了个荤油坛子，一整年相亲失败攒下的无名火腾腾乱蹿，不让那坛子灰飞烟灭还等啥嘞？

来喜姑的哥哥，我万海叔，八成这时恰好回来过年了。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直挺挺的冻鸡冻鱼，车后座捆着大米、白面、点心、罐头。他是派出所所长，还没走到单元门就看到他家窗外粘着一堆小脑袋瓜，楼里孩子又有热闹好瞧了。邻居们出出进进，都装啥也没听见，招呼着：拜早年啦，万海孝顺啊。小孩儿可不是了，小脑袋们跑过来，争先恐后一五一十“报告”：万海叔不好了，来喜姑又给你们家砸啦！

如今回想，万海叔白净斯文的脸确实眼睁睁变红了。那时觉得大人们离自己那么远，不好参透。如今回头看他们，也是一看一个清楚。喜怒哀乐，欢喜忧愁，离不开这几样。

还有一户，我印象深刻。她住三楼，老邻居们说她姓隋。也有人说，她第二个丈夫姓陈，第一个丈夫姓隋。可她不允许我们叫她陈奶奶，就叫隋奶奶。

隋奶奶除夕那天一早准会来我家敲门。瘦小的怀



里抱着两捆粗壮的马粪纸，来求我给写上一些字，她目不识丁。我写得很认真，却一个字也没记住。现在反而有了些印象。先是挨着写地址、姓名、钱数，写完再追加一些祝福语、吉利话。隋奶奶嘴里恩恩谢谢，抱着马粪纸走了。其实，我也有好多事要做——帮母亲贴对联福字、去汽车站接回吉林过年的老叔一家。可奶奶总是提前叮嘱我，隋奶奶这个忙你得帮。奶奶说，年对咱们是节，对她是关，年关年关，好歹帮她过了这个关。

奶奶这样说我就明白了。隋奶奶那些马粪纸总要写两个地址，两个名字，一个姓隋，一个姓陈。她独居，是五保户。那些马粪纸是她好不容易买的“年货”，她还真是信得过我，也不怕小学生给写错。

年夜饭吃完，另一个我旋即登场。这个我，是老红楼的“孩子王”。

算上我五个妹妹（老家三个），总共十来个孩子，都在我家集合。我用红纸给他们涂红脸蛋红嘴唇儿，便身穿新衣、脚踩白雪出发了。附近三栋老红楼，五保户和军烈属将近十家。我们手提灯笼排着队，雄赳赳去干嘛呢？答案是，演节目，拜年。

演的什么早已不确切了。大概有歌舞《小螺号》《小小少年》之类，有点简单粗糙，但胜在洪亮、喜气。我记忆愈发深刻的倒是五保户和军烈属打开大门那一刻直至拜年结束的神情，那真是八十年代的神情呵：喜悦、激动、热泪盈眶、恋恋不舍。“实而真，直而诚”。多年后，我无比感激着那些朴实的人们、那些不经雕琢的给予——从打开大门那一瞬，他们让我捕捉到的每个毫末，给了我对我人间良善最固执的坚信。他们所给的接纳、信任，远比孩子气的拜年难得得多。正因如此，这大半生，尽管世相多变、际遇万千，我却固执地相信，能照亮与被照亮——哪怕瞬息，也是难能的福气。

当时明月还在，年味儿却在时间里变了又变。也难怪，你要是看过老手艺人捏糖人，看过他手里的糖稀越拉越细，自然会和时间拉扯年味儿这件事给具象化。老红楼里的年味儿，因为深藏记忆，却暂时逃过了时间的巨手。无论何时我想起，那年味都是一坛一罐里的寻常烟火，是远去的年代和不曾远去的邻里故人。



元宵诗会

红灯笼

□于柏秋

多少年了
那一盏盏中国红闪闪烁烁
一直辉映在记忆深处
年少时，当爸爸第一次把灯笼挂上竹竿
满院子都兴奋得激情难抑
在红色的光晕里，我领着弟弟妹妹
丢沙包、捉迷藏、踢毽子
把整个正月叫喊得热气腾腾
后来，左邻右舍的灯笼开始了比赛
一家比一家大，一家比一家亮
小村庄的节日走成了盛装舞步
及至年长来到城里，蓦然发觉
红灯笼可以串成串，排成排，连成片
那火红的气势，在元宵节的晚上
显得格外具有精气神
当然，还有其他各色的灯笼
作为陪衬的绿叶，使红灯笼显得更加红
这时，我们三三两两走在大街上
无论变换怎样的姿态和步伐
都觉得雄壮有力器宇轩昂
如今，无论是否年节
红灯笼随时悬挂，彰显着时代的气息
而在我心里，红灯笼闪烁的光芒
一直照耀着前行的征途
经久不息

看烟花

□胡卫民

不少乡下人不在家里过元宵节
大老远跑到城里看烟花
烟花比春风的劲儿大
比老牛的劲儿大
把他们从山前岭后
拽了过来
我站在楼上，看烟花
烟花从攒动的人头之上
升到空中
有几滴春雨落下来
我会指着夜空说
快看快看
一滴春雨
就是一幅多彩的图画

十五情结（两首）

□鹿晶

隔屏暖
父亲发来视频
他举着镜头扫过餐桌
「你妈煮了元宵」
芝麻馅的，留了你的份」
屏幕映着我半张脸
他那边的灯光漫出来
在我的周围投下一大片暖
我想起，小时候父亲为我点燃的炉火
一碗春
门铃响
邻居大姐隔着门喊：
「刚煮的，给你端了碗」
白瓷碗里，汤圆裹着春的暖
在汤水里打转
她眉眼中的笑意
像街路上，渐次亮起的红灯笼
「过节了，我们也团圆团圆」

约一轮唐朝的月亮

□东方惠

灯火，也学会了
意识流的方式，在大街
流淌，马年以骏马的
姿态，奋蹄飞扬
二维码时代，在元宵节
约会一轮唐朝的月亮
扫码器仿佛也懂得人心
给满城灯火解压松绑
诗仙李白不在，我只能
把一轮寒风削瘦的月亮
扛在肩上，与花灯媲美
从古城长安，把一轮月
搬运到春城，插入灯河
插入一首迎春的诗章

团圆

□高宏宇

插上电源，一串串灯笼
轻易就把节日的气氛拉满
按下开关，就能让光明
住进家的每个角落
汤圆的口味太多
多到还没尝完所有品类
便足就先一步跑到终点
这是多年以后
我也成为一位母亲
轻易做到极致，却没有
母亲当年积攒半辈子的
和掏空口袋才能拼凑出来的圆满
就像握着所有答案
偏偏弄丢了简单的答卷

元宵夜

□朴玉文

在这个元宵夜降临的时刻
晶莹剔透的树挂
是恋人们炽热湿润的呼吸
凝结而成的相思
高高挂起的灯笼
是恋人们激动不已的心跳
踏响初春的旋律
错落有致的霓虹
是恋人们热切期盼的目光
在相互之间传递
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元宵
像品尝一首浪漫的小夜曲
早已已经无声无息
铺天盖地的大雪悄然而至
就如同天女散花
把元宵夜装扮得格外旖旎

那年，正月十五的夜晚

□孙宇

如果你来到我的乡村
如果你走进榆树钱儿小塘的院落
此时，你会看见
我的母亲正将一壶自酿米酒点到火炉上
而我的父亲恰好抱回一捆杆柴
码在屋檐下
铁壶和火苗的嘶嘶声
有元宵、糖葫芦、高粱酒的气味
在暗下去的暮色中交叠
偶尔，他们俯身交谈
看着年前张贴的年画、祭祀祖先的香烛
院子一串鸡鸣的脚印
过了一会
他们的声音就低了下去
只剩下模糊的剪影
隔着窗子，如果你默默盯着他们
像盯着两块颜色渐深的糖
你就会知道
他们是如何挨得那么紧
仿佛被许多甜黏在了一起
如果你忍不住热泪盈眶
你应该知道
这银光闪闪的一瞬
究竟埋藏了什么